

◇似水流年

饺子情

[连云港]魏琪

父亲是地道的北方人,最具体的表现,便是对饺子的酷爱。自我记事起,每周至少有一两顿,必定是要吃饺子的。那仿佛不是一餐饭,而是一种仪式,一项不可动摇的家规。父亲擀皮儿时,那小小的擀面杖在他粗糙的手掌下,灵巧得如同活物;面皮儿旋转着,均匀地变薄,圆心略厚,边缘渐薄,摊开来是一轮满月。他话不多,只在此时,嘴角会噙着一丝笑意,眼神也变得温和,仿佛手中捏着的不是面团,而是柔软、珍贵的念想。

可我与姐姐,那时都不懂他。我不吃肉的,尤其那剁得极细的肉馅,肥瘦相间,拌上葱姜,在我眼里却是可怕的怪物。母亲便单为我剁一把青菜,拧干水分,拌上炒得金黄的蛋碎,包几只“豁口”的饺子作记号。那菜饺煮出来是素净的、谦卑的,静静地卧在盘边,像是我与父亲之间一道温柔的藩篱。姐姐呢,她更彻底——她不爱饺子。她不像在吃饭,倒像在完成一件苦役。

羊肉饺子是父亲的最爱。那时他是市委统战部领导,在计划经济的年代,宗教界人士出于对父亲的敬重,会拨一点点计划给父亲。母亲买来后,会切下一点,掺上许多菜类和馅,父亲总是吃得十分开心,那满足的笑靥,我至今忘不掉。

父亲很少说起他的从前。他像一堵沉默的墙,我们在这头,那头是他从不示人的、布满裂痕的岁

月。好像一次过节吃饺子,话匣子才被撬开一条缝。他说起解放战争那年围城,说起冻硬的高粱面,说起夜里冷得睡不着,就着雪啃冻窝头。说着说着,他忽然停下来,望着窗外黑沉沉的夜,声音变得极轻、极缓,像是自语:“那时候,我跟战友们说,等革命胜利了,就天天吃饺子。羊肉馅的,一咬一包油。”

他没有再说下去,我们也没有问。屋里很静,窗外偶尔有风。那一刻,我突然懂得了父亲对于饺子的酷爱。那不是馋,那是一个人,用后半生去赴一个战火中的约。

父亲包饺子有个习惯,总要多捏一道花边,密密匝匝,像小姑娘的裙褶。我小时嫌他慢,看他粗笨的手指与那精巧的花边,总觉得违和。后来才知道,那是他家乡的做法。爷爷教他的。爷爷在他十四岁那年,殁于一场霍乱。那之后,父亲便再没回过那个沂水边的小村子。

母亲常笑他:“包个饺子,弄那花样做啥,谁还看你那褶子?”父亲不答,只是埋着头,手指飞快,一道,又一道。我那时站在灶边,看他沉默的侧影,忽然明白:他不是包给谁看,他是在包给一个看不见的人,那个人已走了几十年,却依然坐在这间厨房里,坐在父亲回忆的某一隅,是他记忆里唯一的观众。

后来,我娶妻生子,工作繁忙,回家的日子,像下锅的饺子,扑通一声沉底,又匆匆浮起。父亲老了,

擀不动皮了。再回家时,是母亲和面,我拌馅,他坐着,指点江山:“盐少了,再加点儿。”或是:“这褶子捏得太稀,不顶饿。”我们不顶嘴,由他说。他知道自己说的是趣话,我们亦都一笑。厨房里,三代人,三种手势,却包着同一种馅。

我也不知从何时起,竟也离不了肉馅了。后来,每次吃肉饺,舌尖触及那熟悉的、饱满的滋味,便忽然想落泪。那不是简单的口腹之欲被唤醒,是另一个人,他大半生的渴盼,经由这朴素的吃食,终于渡到了我的血脉里。我吃的不是饺子,是他那个终于被兑现了的春天。

窗外是北方凛冽的冬。我拈起一个饺子,咬下去。烫,汁水溢了满口,是我特意去清真肉铺买的羊腿肉,父亲年轻时爱的那种,有筋道,有嚼头,他却不在。可我又分明觉得他就坐在对面,仍是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,仍是那种爽口吃饺子、满足的神情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
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 yzwbfxing@163.com

◇生活空间

乡间的春节

[南京]吴亚辉

春节长假,乡间的小路又热闹了起来。

“来,来,抽支烟。”“回来过年了。”“对,对,过来玩。”熟悉的乡音,一下激活了尘封已久的方言腔调。许多游子刚踏进家门,总要适应几句才能找回原始发音和表达,常常普通话与家乡话交换着进行。

而如此人声鼎沸的场景,一年中也仅此一回。平日的乡村是老人的乡村,他们大都被子女或时代遗留在村落,孤单地守着偌大的庭院。

行走在乡间小路上,田园的风貌已今非昔比。当年田园像豆腐块,各自为政。土地流转政策后,原来分散各家各户的土地,由政府牵头集中承包给种田大户。冬季大面积的大棚,月光下呈现出“山南山北雪晴,千里万里月明”景象,到了春天,齐刷刷的青苗大有“平畴交远风,良苗亦怀新”的气派。

当然,家乡最大的变化当属乡村小路,也就是每个游子进家门前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家乡启海农村住房规划是棋盘式,以小河为纵线,以小路为横线,一格仅住一户人家,真正是阡陌交通,鸡犬相闻。因此这“最后一公

里”使用率很低,但数量多得惊人。当年这全是泥路,又窄又不平,尤其雨天,道路泥泞,高一脚低一脚,到家后,鞋子和裤腿已沾满污泥。不知何时,它们已成全程双向水泥路,从省道拐进来,可以直接开进院内。

行走在乡间小路上,最让人唏嘘的是农村的住房。目前,启海农村大量住房已翻建成标准化高档别墅,外形、结构、设施、装修等既上档次又人性化,有的还装有电梯。

当然,并非家家如此。有的房子由于长年无人居住,已荒芜破败,有的檐瓦破碎,户破窗危,有的野藤穿壁,枯叶满阶,有的已彻底坍塌。邻居说,这些房子,它们的主人或因无儿无女早已死去,或因女儿远嫁他乡,还有的早年外出,第三代已不知还有此地是故籍。想想当年也是“榆柳荫后园,桃李罗堂前”,如今,棋盘上空出一格,这一户算是彻底消户了。

年,已渐渐远去,乡村偶尔还会有鞭炮声,回乡的车辆隔三岔五地再次经由乡间小路出发,开往大城市。而在惊起几片狗叫声之后,乡村又回归了它的宁静。



少一个纸杯 多一片绿色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